

大灰鹅

赵春华

“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。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”这是唐朝骆宾王7岁时作的《咏鹅》。诗句简单，读起来朗朗上口，又动静结合，色彩鲜明，写出了鹅的活泼可爱，传唱了千百年！平常也见过农家养的鹅，更是在绍兴兰亭看到过鹅池中游动的白鹅数只，交颈嬉戏，白得可爱。可我搞不懂，为什么人们往往把鹅当作呆傻的象征，比如说某人“呆头呆脑，就像一只呆头鹅”。

我家养过鹅，不是“白毛浮绿水”的白鹅，而是一只大灰鹅，不呆更不傻。其时，我家住在农村，上班在县城，相距十多里。妻子为了改善伙食，养鸡也养鸭。乡下人家几乎家家都如此。一早起来，就要把鸡鸭放出棚舍，让它们去活动觅食。傍晚时分，各家各户的鸡鸭会自己回“家”，有时也有回错“家”门，所以人们会在成群结队的鸭子上岸后，呼唤着“分道、分道”，鸭子们就

自觉“分道”回各自棚舍里宿夜。有一年，妻子突发奇想捉了几头小鹅喂养，与鸡鸭共处一棚，倒也相安无事，从没打过架。不知何由，几头小鹅在成长过程中，有的夭折了，有的不辞而别，到后来只剩下头灰鹅，逐渐长大，成为鸡鸭群的老大，雄赳赳、气昂昂的，叫声也特别嘹亮！

这灰鹅是头母鹅，还下了鹅蛋。鹅下蛋稀稀的，几天才一个，却很可爱，大大的椭圆形，足有两三个鸭蛋那么大。我们舍不得吃，积攒了几个送给好友，让大家共享那份惊喜。自己家也吃，但难得吃，那时一只鹅蛋就可供全家美餐一顿。

鹅蛋可吃可亲可爱，但我觉得，生蛋的鹅更是可怜可爱。因为它通人性、知人情。每天我去城里上班，早出晚归，来回都是骑自行车。那时的路多是乡间泥路，很少有煤屑路。每当我推着自行车上班去，我家大灰鹅就会定定

地盯着我看，将长长的脖子转几转，然后憨憨地叫唤起来，接着就跟着我走一阵，直到我上了石桥，才恋恋不舍地掉头回家。当我披着夕阳回家，只要大灰鹅在，它就会“亢亢”地高唤着，扑着翅膀迎上来，一直把我迎回家中，就像我小时候养过一条叫阿花的小狗，每天迎送我上学回家，十分亲热，甚是可爱！

大灰鹅对豢养它的人是亲的、是爱的，但对陌生人，尤其是在它看来不怀好意的人却是另一副姿态。我曾目睹过一个生人经过我家，大灰鹅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冲上去就要啄他，其间还发出战斗时的亢奋声，吓得陌生人惊叫着逃跑，但灰鹅还是不依不饶。后来，我看到一个视频，拍的是一头鹅与一只狗打架，鹅死死咬住狗的毛不放，狗疼得直叫，最后还是人把它们硬分开的。这时的鹅是勇敢的，甚至有一点凶狠的。怪不得也有人家养鹅，让其看

家护院。

我家的灰鹅没有善终，很是痛惜。大约养了半年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：有天一早，妻子去开棚放家里的家禽出来，却发现大灰鹅已经呜呼哀哉了！后来才知道，可能是其他邻居之间闹了矛盾，撒了一把于家禽有害的饲料，导致家附近不少鸡鸭都死了，灰鹅也未能幸免于难。或许是它有灵性，知道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，努力蹒跚着回到了家里。

我又畅想，骆宾王是在7岁写的《咏鹅》，若是再长些岁月，对鹅的禀性也会有不一样的看法，特别是鹅的多情、忠勇，也许写下的不只是“曲项向天歌”了！

再说句题外话——我家20年前从方泰镇办企业买的两台双鹅牌吊扇至今还在用，说明质量挺好的；而卖给我双鹅牌吊扇的人，乳名就叫阿娥，“娥”“鹅”同音，巧了！

中秋最美是牵挂

张艳森

年岁渐长，栖身城市久了，总觉得过中秋是记忆中的事情。那些活在脑海里的鲜活画面，那些已经远去的人，像褪色的年画，在时光的褶皱里忽明忽暗。

儿时的中秋，因为物资紧俏，月饼格外香甜。水果没有被赶着去成熟，依然带着枝头招展的香甜，咬一口，汁水顺着指缝直往下流。月亮很大，照得家门口的小道雪亮如白昼。一同长大的小伙伴们亲昵打闹，仿佛这场热闹永不会散场。

后来在外求学，留在了陌生的城。再抬头望月，竟有了隔世之感，心里不免怅然若失。月亮圆了，心里缺的那一块却总补不上。月亮越亮，缺口越大。我伸手去补，总是抓到一掌冰凉。这份触感让我忍不住感叹，多年未见的人，是不是连“再见”都失去了立场。或许，人世间最啰唆的寒暄，只能递给仍熟稔的人。尽管心里翻涌着热烈，却怕被

人看见，就如同儿时偷偷藏起的糖纸，在拳头里攥得发皱。我常想，若能回到无忧无虑的年纪该多好？肆无忌惮的热爱，黄土地般的赤诚，清冽又甘甜的友情……可最终，这些念想只化作一声“中秋快乐”，飘散在异乡的风里。

好在这声“中秋快乐”终究不是无声的。它轻轻落进家乡的瓦檐，惊醒了沉睡的蛛网。电话那头，母亲正将最后一粒核桃仁嵌进月饼模子，木槌敲击的声响伴着我的问候，在听筒里漾开温暖的涟漪。南方的秋天总爱下雨，我站在窗台上，看雨丝把霓虹揉得模糊。给玩伴发消息时，对话框里“最近好吗”打了又删，最后变成一张月亮的照片。他秒回：“没我们小时候亮。”

我们背着月光，走在漫长的人生路上，影子里早已被月光绣满了牵绊。那些未说出口的思念，都被月亮一一攒下。最圆的月亮，或许长在游子的眼眶里，晶莹，一眨，就落满人间。

明月照故乡

时东兵

月光镀亮秋虫鸣唱
生生不息的生命歌谣
李白和张若虚的月
不同的精神世界
一样陶醉千年
把酒祝团圆
不问今夕是何年

圆圆的月 圆圆的饼
圆了一颗乡思的心
望不尽中秋月
说不完家乡事

应是嫦娥掷与人
葡萄晶莹 稻谷金黄
中秋谁与共赏月？

明月照故乡
也照异乡的我
天涯共此时
滔滔银河转玉盘
宁静致远的月光
倾吐久违的家乡
天上的月
就是我心中的家



柿柿如意映古檐 张成林/摄

扁豆俏秋风

宫凤华

秋风乍起，扁豆蔓儿如得号令，瞬间苏醒，层层叠叠的叶片间，扁豆花点缀其中，引得蜜蜂蝴蝶流连其间，成为秋天精美的插图。

祖父善烧一锅扁豆焖五花肉。扁豆要以重油、肉汤相配，味道最佳。扁豆吸附油脂，晶莹油亮，入嘴轻嚼，清新爽口。肉则肥而不腻，入口酥软，肉香直冲脑门，让人不忍卒筷。

扁豆炒菱米是地道的乡土菜肴，能品咂出秋天的况味。扁豆的青嫩、菱米的粉鲜，间以虾皮、辣椒，入口鲜甜滑润。还有扁豆烧芋头，黏糯，鲜香融合，滋味悠长。

素炒扁豆味道清妙。扁豆在锅内翻滚，渗出油汁，青碧透亮，再放入细红尖椒，拍几瓣蒜头，一阵香味直扑鼻翼。入口，清香氤氲，香辣脆爽，食欲大增。

扁豆饭也是儿时常吃的。扁豆红

紫，米饭莹白，视觉的冲击刺激着味蕾。往扁豆饭里捺一勺白玉般的猪油，米粒迅即油光透亮，香气弥漫逼仄灶间。

扁豆干做菜也好吃。老扁豆吸吮秋露的精髓，将其摘下洗净焯水，捞起晾在竹匾里曝晒。晒干的扁豆像刨花一般，既轻又薄。扁豆干烧腊肉，荤素搭配，相得益彰，扁豆吸附腊肉油脂，耐嚼有韧劲；而腊肉自有一股独特腊香。吃一口，舌尖的滋味百转千回，令人生出岁月静好的喟叹。

“一庭春雨瓢儿菜，满架秋风扁豆花。”扁豆花洁白如蝶，扁豆茎蔓首蛾眉，将我们的目光引向秋天的纵深处。扁豆的清香，诱惑着味蕾，牵动着乡愁，给人带来丰盈的喜悦和清欢，如秋夜梧桐树下的一抹月色，清凉而悠远。